

宋

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賢注

劉袁呂列傳第六十五

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

魯恭王後也

恭王景帝子名餘

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

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

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

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趾以避時難議未

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

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前書任安為監北軍使者

太僕黃琬為豫州

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

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

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

進攻雒縣

今益州

殺郗

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綿竹及雒屬廣漢郡并蜀郡犍為郡

馬相自稱天子眾至十餘

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糾合吏人攻

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爲校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

圖異計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遂與別部

司馬張修○劉放曰案文多下一遂字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旣得漢中

遂復殺張修而并其衆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它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

日殺王威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擊破皆殺之自

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重也焉四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

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並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

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

敗漢世謂蜀爲叟孔安國注尙書云蜀叟也範及誕並見殺焉旣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

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疽發背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爲

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

焉僭擬乘輿器服韙以此遂屯兵胸臆備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也初南陽三

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爲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畧東州人侵暴

爲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

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東州人畏

見誅滅乃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毘於江州斬之

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

以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為所破魯部曲多

在巴土故以義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

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

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

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

扶風郿人也祖真字喬卿父衍字季謀

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

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

服乃詣先主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

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

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

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

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

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劉備有梟名梟即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

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

備自江陵馳至涪城

涪城故城今綿州城

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

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

張松勸備於會

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

益郡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

飲宴之間一省即便聞誦以此異之勅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

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

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

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

公安今荆州縣

歸其財寶後以病卒

蜀志曰先主遷璋于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

取荆州以璋為益州牧留住秭歸

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

道鶴鳴山中

山在今益州晉原縣南

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

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

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

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首音式救

反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

傳音陟懸反

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

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

原免也

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夷信向

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敎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

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

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供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敎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

止行人又使自隱其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

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

通

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

爲漢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方實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爲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聞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卽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閻中侯邑萬戶閻中屬巴郡今隆州縣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親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

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庶

乎見幾而作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天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

情用

行饒也

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尙可與歲時推移而遽

輸利器靜受流斥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說見

豺而戰

袁術傳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

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

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吳曆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

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爲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卽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

案劔罵咨遂執斬之

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

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

劉攽曰案文術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爲還者後

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

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

議欲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

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

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

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

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

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

結術爲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尙數千百萬而不修法

度以鈔掠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

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轅濤

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

殺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詰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

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

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

公輔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

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叁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

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

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

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徵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

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

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

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

及弘農天子播越左傳王子朝云茲不穀震蕩播宮廟焚毀是以豪桀發憤沛然俱

起沛然自恣縱貌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

乾隆四年校刊

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

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

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

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

劉繇也

玄德爭盟

劉備也

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嘗謂使君

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

完然自得貌

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

稱有夏多罪

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

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

此二

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

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

夙早也

天下雖未被

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

安生京生湯湯生逢逢

生衛凡五代

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

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

致憎

駁難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

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

仲或作冲

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

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為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

時獻帝在許

術

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

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蘄陽

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鄴元注云即蘄山也西

南流經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

以拒操操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

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尙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

甚愛幸諸婦妬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見

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厠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

自下饑困莫之簡

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潯山

潯縣之山也潯

今壽州霍山縣也潯音潛

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

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英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疆

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

青冀幽并

人戶百萬以疆則莫與爭

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徵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

月至江亭坐簣牀而歎曰

簣第也謂無茵席也

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

吏廬江太守劉勲

魏志曰勲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爲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勲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

孫策破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爲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

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

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內

劉

攷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

以布爲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

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

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

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

與傳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

幾音祈

時允與尙書僕

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

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

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旣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

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催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

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

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甯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

曹瞞傳曰時人有呂

布馬中
有赤菟

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

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旣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旣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

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

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

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

萬之衆當四戰之地

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

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不以

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

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

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

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

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

卓爲術報耻功一也

董卓殺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

典略曰元休名

尙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尙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尙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尙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

疆也建安初尙逃還爲術所害也○劉攽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字

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

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

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

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

備敗走海西

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

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

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

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爲沛郡小沛卽沛縣

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

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

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

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

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立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

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

周禮考工記曰

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

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

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

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

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

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惴息

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興兵公乃壞臺布

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

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

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

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

之聲也狼子野心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

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

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

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

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

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

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

合之師耳

卒音七忽反

謀無素定也

素舊也

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

戰國策曰秦惠

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敝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樓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

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

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

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其

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

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

英雄記曰順爲人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

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旣

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

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

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

曹操遣夏侯惇救備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字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爲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

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爲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遣布書爲陳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

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壅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陳宮於此○劉放曰下邳有三重大城之門也鄭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

魏武禽陳宮於此○劉放曰下邳有三重大城之門也鄭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案文多之門二字緣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衍

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

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

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

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

杜預注左傳曰領搖頭也音五威反

布曰備曰大

耳兒最叵信

蜀志曰備顧自見其耳

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

○劉攽曰案文意當

竟

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

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

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

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

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布及宮順皆

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

王莽改益州曰庸部

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旣叨貪布亦翻覆